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五
衆生佛不相異義　南齊沈約字休文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因縁義　沈約　形神義　沈約
神不滅義　沈約　難范縝神滅義　沈約
因縁無性論　陳沙門真觀　并朱世卿自然論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周藏經願文　王褒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三藏聖教序　并表請謝答　太宗文帝
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答　今上
述注般若經序　唐褚亮
金剛般若經集注序　司元大夫李儼
為翻經諸僧書　并答　太常博士柳宣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休文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為佛地立
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
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
路凡夫得正路之知為佛之知不異
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
知凡夫之知為佛之知不異由於所

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為佛性寔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一切種智爲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　問曰受知非知耶荅曰非也　問此以何爲體荅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来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来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絶也若今生無明則来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来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　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来爲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　荅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来有因有果何得無善無惡乎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参

差不一一尒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

閒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內有差惑好
生之性万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
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
雖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
吕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
識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
非水非土穀牙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
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
有愛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
外緣寔由乎此

論形神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
地凡人一念聖人則无念不盡聖人
無巳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
揔无不盡之万念故能爲凡夫異也
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
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爲夫无
目無足亦何以異哉凡人之暫無本
實有無未轉瞬有巳隨之念爲形
爭則暫忘念爲心謝則復合念在
七尺之一處則他處爲異人同則爲
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

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四張 聚
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万念而
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攣
或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差善惡之
来皆有定業而六度所脩咸資力致
若脩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
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
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
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
得稱起余以為因果情照夲是二物
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
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
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
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
足疑也

神不滅論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
万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
犬馬昺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又人
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
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
辯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以上
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万一

何者賢之爲愚蓋由知爲不知也愚
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万物
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
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
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殊峻窮其
原本盡其宗極乎相推仰應有所
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
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
存心運則形忘回用則耳廢何則情
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
至既不能兼紛紜遞襲一念未成他
端乎起乎起衆端復同前不相兼之
由由於淺惑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
淺不惑出於兼忘以兼忘得此兼照
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
至能兼又不得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
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
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
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
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
可夭則壽不可無夭夭既無矣則生不
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然形既可養
神寧獨異神妙形麁較然有辯養形

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邢易
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
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麁故人有
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
義不兼通大聖貽訓豈或斯弍

難范縝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
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
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无處非神
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
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
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
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
今舉形則有四支百體之異屈申聽
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
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
若形尚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
多神之名寡也
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
形則无處非神矣　刃則唯刃是利
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刃是舉體之稱
利是一處之目刃之與利既不同矣
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

又昔日之刀令鑄爲劒劒利即是刀
利而刀形非劒形於利之用弗改向
質之形巳移爲夫前生爲甲後生爲
丙夫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与
夫劒之爲刀刀之爲劒有何異哉
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形巳分矣
而各有其利令取一牛之身而割之
爲兩則猷戱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
分又何得以刀之与利辟形之与神耶
來論謂刀之与利即形之有神刀則
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
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
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
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虵亦可截鴻
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
可割南山之竹
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
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
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
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
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在一
邊毫毛處耳神之与形舉體若合
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

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
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
不可也
若以此譬為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
盡耶則不可以為譬也若形即是神
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身
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
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
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
若謂揔百體之質謂之形揔百體之
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
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
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
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
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
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則
此半之神亦應與此半同滅半神既
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弥所駭惕若
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
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
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
來論又云欻而生者欻而滅漸而
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

之滅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

 聚[illegible]

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
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
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為用應與形俱
始亡未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為
漸耶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
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
既化為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
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
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
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
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
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
謂其不滅哉　神若隨形形既無知
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
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
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
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因緣無性論序　陳沙門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惟外學
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
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成有性

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

又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哉後論
以袪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
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万法万性皆
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
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
人終不能一時而為惡惡人復以惡
之不足誡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為
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體愚者
不自覺其為惡皆自然而然也坐右
之賓假是大夫勃然作色而謂曰固
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
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
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
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
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
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為其不然也
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
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撿
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
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十一張　東
與善人六極序而降行徵五福陳而
善必勸三世為將覩覆敗之權大崇
脩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俟邪
昌跡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
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者哉先
生笑而應曰世所謂將繩之人繩盡
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
陋為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
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隅乃法
而盡然焉人為生最靈稟自然之秀
氣稟妍蚩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
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
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
動窮達脩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
妍蚩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
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
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
有造為之者夫有造為之者必勞有
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謀此
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
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
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

强勇之果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
陳禍淫之威傷敎善之不勸也知性
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奬之故聽其
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乃不一驗
子以本枝繁植斯復道之所致業
嘗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爲
善士之明郝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
戮孫叔少不埋地長無令尹之貴郞
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
天道以重華文命苔骸叟之極愚以
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大伯三世
无亂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
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
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玄慶
鍾積善躳事旅人之悲顔冠七十之
上有不秀之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
人之嘆而商臣累王荆南昌頓世居
塞北首山無解顔之鬼汨水有抱怨
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
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
衛乘舟之痛誰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
何辜若乃側近邪鑾窖尔世代非墳
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臆蔵盖

門之險心庫待他之毒侵慝唯以害他為念行已必用利我為先鉾刃排其尖銳谿壑訶其難滿而則百兩外帶千鍾內實優僊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縷玉冨逸終身自有懷百璧而爲衿鑒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墊之慈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抃而莫採蕃美志而誰盼偏絲於元雜之中見底於郷閭之末抱飢寒而溘死焉麋麑而共埋享嘗寡莫孀孩無寄名字不聞煙沉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来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鶡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亦未必失之斯之謂矣

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貪

[illegible]

戢自有廉謙貪戢非廉謙所欲遂白
有冨貴而非貪求貪戢而不廉謙且
子罕言命道猶人弘故性命之理先
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
關哉辟如溫風轉華寒飆飄雪有委
溲輿之下有登玉階之上風飄無心
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天
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
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壬嚴母望喪
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
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
株而冀獲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鍛
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
逵守狭近而失遐曠今承音渙然蒙
啓辟猶跰蜀伏尸歷万古而忽悟中
山沉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
銘諸紳　或問曰朱子謂遇虛之說
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
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
之情苞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
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
相御天生仁聖是使司牧樂者聖人
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

撿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罰以
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
響玉帛云乎非無為所薦鼓鐘斯合
豈自然而諧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
構百貫叅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
武之自餘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
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
惡人知惡之不足誡也善不能招慶
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翾
翾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為最靈而同
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辟
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荅曰昔
盧敖北遊荒土自傷足跡之未曠河
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
習近成性未易可与談遠大者也今
子以屈申俯仰心慮所為彫鏤翦琢
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
者天地之所生請為吾子近取諸身
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
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痾疾令
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
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
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

傷身則識裂若智隨事起事謝則
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
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
自知其所由而制聖人不自知其所由
而生兩儀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
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
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
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
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為者乃大
無為也了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
故唐虞疊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
以十乱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
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一不
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剖孔
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
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二仁
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
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崩未
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
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
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陳貞觀法師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

儀始判則應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
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蒙之所未明
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
子乎騁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illegible]
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
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
干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昭識易
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　通敏先生
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
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
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
亦未為得也今為吾子揚搉而陳之
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
丘幽明之路猶擁況復漆園傲吏恍
忽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
性乃為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
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為何所趣有因
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
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
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
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
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
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

生夌未見聲和響虔形曲景端者也
若以放勛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
至德而出生於瞽叟便為自然而然者
竊為足下不取焉夫至親之道乃曰
天性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堯舜樹
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瞽叟興惡乎
前世故致此頑嚚而復共結重緣還
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
無瞽叟之凶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
勛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
並為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来
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興害
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
収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
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
為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
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
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
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承相戴淵四
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
稱令德闍王無間之罪翻然改畫育
王莫大之僁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
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脩善不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十九張 緊連之

可片時起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
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
者尊卑永無悛革豈其然乎決不然
也又若以脩德之人翻感戞戚行善
之者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
然也若行善而坐報去善更遥脩德
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
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曽不欲
乎富貴而英聲必孱雅慶方臻或
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
等沉泥塹且龍潛无䖍鳳德豈容區
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積
殞穫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仲
屈窮厄而傳名万代顏稱早世持是
命業不長冉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
二子伏誅弥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
方見郡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
之責汨水之沉尚貽懷怨之咎且夫
決定之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
聖智而能攘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
謂晷刻為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
而豐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所
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

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為罪既大惡
苦宿多所以且緩其誅旦縱其惡
一朝禍盈釁積則便覆巢碎卵長
歸鬲子泥犁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
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
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董逆則
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尸都市晉
侯殺趙朔感陷廁之悲齊王害彭生
有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
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
陸離難準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
生報現報及後報也
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
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為得而前言復
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
得而聞耶
通玄先生曰子既懃懃屢請余亦便
俛相為但自省庸陋未申其要妙耳
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
非无則无滅无生无滅諸法安在非
有非无万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
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
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想可得直

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撗興諍論
強生分別所謂渴人逐焰水在河池
眼病見華空曽無樹但為引接迷情祛
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
執除自然見彌若達乎正理悟其真
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
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
斂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
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
疑並散譬春日之銷氷謹當共捨前
迷同遵後業矣

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禀性共遊火宅俱淪
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
車乘之期導彼沉迷歸茲勝地自寶
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
援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扶羣品於有
待駈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繢攡石
鎔金遍於万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
龍宮金口所宣揔勒繕寫各有三部合
有事緇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
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
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〻〻　蓋聞九河䟽迹等
緼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羣玉亦有青
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
甲靈飛之字豈若如来秘藏辟彼明
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
法只園八犍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
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為〻〻奉造
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涅洹之
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
文玉匣淩陽餌藥止觀仙字開尹望
氣裁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
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
窮貝多之葉灰分八國文從罽賓石
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
道力得无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
長日民休慶四方內附万福現前六
趣怨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来應
世聲教被物慇懃徵密結集法藏帝
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
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

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十三張 聚
南愚民餘燼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
濵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
經多同煨燼結鬘繩墨湮滅溝渠是
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朞月輕
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
義府覃思證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
本類莊嚴脩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
將十万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
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
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以下
則慧日法雲道場日嚴弘善靈剎此
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互有
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
斟酌付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
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来
入寺寫勿使零落兩失无作前佛後
佛諒同金口即教當教寧殊玉諜須
弥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
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退念繕造之
者虔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
撤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燋牙
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怒已深思即是自為今陳此意
乃似執者若不開譬則不深固自行
化他備在經律顧循非識誠媿通方
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
最勝无為第一樂內典法果自開眾
僧何事區區橫相負荷但慶遇宿植
生長王宮謁陛趍庭咸存遠大出受
蕃寄每用社葮非唯禮樂政刑一遵
成百而舟航運出孫奉弗隊無容棄
覆燾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替闡越
用手方既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
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
說脩行涅槃最近徒守經律不依佛
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无上醫王隨
病逗藥開乳哈藏為方既異甜冷苦
熱取療亦殊辟前後教門別赴機性
根莖枝葉受潤終齊捲會津梁無不
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雖別治身
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
內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毗曇
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真師子嚴
鎧反貽毀於贏貝為是至底龍取誚
於蜂房心同鋼戟諍踰水火經意論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二十[illegible]張

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慈
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醍
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一乃善
於仁壽摠一乘於善會開發含識濟
渡羣生令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
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
是弟子之中順弘揚於無窮平等坦
然通達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製經序表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
域求如来之秘藏尋釋迦之遺旨揔
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
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
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以
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為經
序惟希 勅旨方布中夏并撰西
域傳一部揔一十二卷謹令舍人李
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奉
表以聞謹言

勅答玄奘法師前表

省書具悉来旨法師夙摽高志行出
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
法門弘闡大猷盪滌衆罪是故慈雲

欲卷舒之而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
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
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
能仰測請為經題者非己所聞又云
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勑裝尚
重請經題序啓　本闕

三藏聖教序　大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
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
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
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
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
者以其无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
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
崇虛乘幽控寂弘濟万品典御十方
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
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
无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
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
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
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
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
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
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
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
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
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
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糺所
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
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
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慜早悟三空之
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
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
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
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
之訛謬思欲分條揩理廣彼前聞截
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
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
飛途閒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万
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
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
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
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峯

睹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
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
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
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摠將三藏
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
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
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
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
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
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
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
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
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
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
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
日月而无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謝　勅賁經序啓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
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
且遠徵羲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
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
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

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
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
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
聊謁崛山經途万里恃天威如咫尺
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
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
遺旨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
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
燈之榮才異馬鳴深媿瀉瓶之敏所
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
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
理括眾妙之門同法雲之濡百草一
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
響踊躍歡喜如聞受記無任忻荷之
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勑答謝啓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
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為鄙拙惟恐穢
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
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
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皇太子臣治述　　聖記三藏經序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
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宏遠奥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
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
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
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
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
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
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
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
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
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
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
斂衽而朝万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
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
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
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
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奥感懇誠而
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
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
會於海万區分義揔成乎實豈與湯

武挍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
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
齠齔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
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
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
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
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
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
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
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
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
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
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序照古
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
綱以為斯記

皇太子荅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

治素無才學性不聡敏內典諸文殊
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
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并
勞師遠臻深以為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
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
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
與夫輪轉万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
無涯踳駮而超捷徑豈同日而言也
潁川庾初孫早弘萬信以為般若所
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
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
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
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
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屬
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
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
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
彌鐏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
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
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為僞
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
睽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
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
賢智才無優洽精該音旨罕見其
人今則妙門重闡藉甚當世想此玄

南明集卷第三第三張

宗替為稱首歲惟閼茂始創樣油月
躍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盖成
陰抑鍾隨其小大鳴鋼發其光彩一
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沙波瀾遞相傳
授方且顧叢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
衢對揚正法遼東真今堂懸金而不
刊拍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
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在麟
數典煥洪波於九流餉其轍者不踰
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
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秋毫於十地
拋沙界而詮道擇春氷於一乘冠塵
劫而流化若迺是相非相是空非空
乎不測廓焉無象假名言以立體包權
實而為用靡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
運無知之知導群迷於朽宅究其實
相則般若為之宗矣自真容西謝偈
教東流香城從築於綿區寶臺於
攝於中壞鱗華羽集者咸詢其法雲
疲霧審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

攝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
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舍衛國暨
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陽
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
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
開皇有佛陁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
祇陁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
名擅多林雖分軒揭鏣同歸至拯而
筌詞析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
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論十
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
挍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
舊則工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
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
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聞躭味茲
典俱為注釋研考秘賾咸騁異義時
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惲
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
斯文以解詁多門尋覽勞止未若參
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掇諸家而為集
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号
為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
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

千天之峻弥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逾廣拔文者畢窮其理講導者洞盡其性學侶无疲於倍功談客有同於兼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絶豈止聲芬鷲嶺字韞龍宮而已哉

典翻經大德等書 太常博士柳宣

歸敬偈

稽首諸佛 顧護神威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識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檝攸希 異執爭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絶過違
惕爭八正 箴入百非 取捨同辯
潔淨混徽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誹 謌謌崇德 雅唯浸襄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悃悃
魯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殁雙樹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刹土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昭蘇之慧自佛樹西蔭覺影東臨漢魏寔為濫觴符姚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鑣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善開遠適羅
浮喦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
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
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道方
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
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
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筌蹄
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
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
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答難有
方則物輩喧張我等恥辱是故專心
適道一意揔持建立法幢祇植法鼓旗鼓
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
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膠而能
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
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闡持擬於昔
賢洞徹侔於往哲其辭辯其義明其
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
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
聞道必求猶善才之歸無竭意在弘
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
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

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抹石他山朝野
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焉得皆望
盪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
史令李淳風者闇而進曰僕心懷正
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為大覺玄軀無
為是調御法體然晈日麗天寔助上
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
是所信愛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為
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淄澠混流可
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
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過末法初
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浸將湮落玄
奘法師頭陁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
樹金河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
入彼鄉娑羅寶階目驗虛實至如歷
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
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
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
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蘇
妬路既得之於聲明耨多羅亦剖斷
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胸懷理
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
旦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所

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
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
悉至於陁羅佛法稟自生知無㝵辯
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
同猶觸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
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毫
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
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
衣不踐脫如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
必菩薩曇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
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
決以所承禀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
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
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博士柳宣 譯經釋明濬 還述頌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幽不察
如響酬聲 常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鋭 四句爭名 飾非濫是
抑重為輕 照日冰散 投珠水清
顯允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吉 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取中排排

用簡英英

遥述曰頌於堂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翳奮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挾眼而無歸如来以本願大悲忘縁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驅肖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矣

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炳惠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頮經者接武維絶細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贍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来教之多闕緬思

圓義詩道以身心口自誅形影相吊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四十張 受
振衣擎錫尋波討源出玉關而遠遊
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字探幽洞微
旋化神州揚真弥譯遺筌闡典大備
茲良方等圓宗弥廣前烈所明勝義
妙絕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
之外以有取也有喪其真繞無求
之无求蠢其實拂二邊之遣去中道之相累遣未
易洎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
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
法在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
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冲宗豈造次
而能覼縷法師凝神俊智詳正始末
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扣擊
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
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
請益固已飲和滿腹莫測其淺深聆
音駭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小道
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
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
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吕奉御以風
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風彰博
物弋獵開墳之典鈎深壞壁之書觸

類而長應諸數術振風飆於辯圃摛
光華於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
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覽太
玄應問便釋再尋象戲立試即成實
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既
而翱翔羣略綽有餘功而能苟慕大
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尓忽復屬
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
疏指斥求非諠議於朝形於造次孝
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為可
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
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无一是
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
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
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
非非恒是不為非所非是是恒非不
為是所是以茲取失致惑病諸且據
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
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
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體留
依而為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迷一
極成謬生七難但以鎖窮二論師已
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

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成為滅感豈唯
差離合之宗回盖亦違倒順之前後
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囀音雖廣
援七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目
乃是第八呼聲殊雜乖訛何從而
至又宗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
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
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
體徧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一吕公
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云此
乃復言異義同今案太極元形肇生
有象元資一氣終成万物豈得以多
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
乖復何所詭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若
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
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
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孛已致
斯很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逐誤生
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試
舉二三異詳大意深疵繁緒委荅如
别尋夫吕公達鑒豈盂浪而至此哉
示顯真俗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

彌遠正法凝深辟洪爐非搦雪所援
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
靈府沉秘禕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
六爻博考圖史瞻觀雲物郜衛之
失度陋裨竈之末工神無滯用壬實
斯在既屬吕公餘論復致聞言以實
際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
乃信薰脩容有分證稟自然終不可
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然
天師妙道幸以冊斯且殺氏天師並
君特厲共貽伊咎矣復何言雖謂不
混於淄澠蓋已自濫金鍮耳惟公逸
宇寡鄰學殫墳素庇身以仁義應物
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
干雲談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
儒林摺擿九疇之宗研詳二載之說
至於經礼三百曲礼三千莫不叡符
指掌事如俯拾罇俎咸推其准的法
度必待其峰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
於楚負蠆之詠盈耳於朝惟名爲實
盡善盡美矣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
弘護之心實惟素蓄屬斯諠議同恥
疚懷故能投刻舍膠允光大義非夫

才兼內外照實隣幾豈能激揚清濁
濟俗匡真耳昔什公門下肆道者三
千今此會中同聽者如市負道猥以
庸陋叨廁末筵雖慶朝聞終慙夕惕
謬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牆仞
孚窺辞峯難仰既屬商羊鼓儛霈霈
澤必需詞雷迸發恐無暇掩耳僉議
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煩乎鄧林
黃潦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
愚懷垂逼課虛辞弗獲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已庸
蹐弥增悚恧指述還答餘無所申釋
明濬白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